



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燕治国 / 编 著

《西口三部曲》之一

西口情歌

燕治国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古籍出版社

西口情歌

燕治国



燕治国 / 编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口情歌/燕治国 编著.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7. 12

(西口三部曲)

ISBN 978 - 7 - 80598 - 842 - 9

I. 西... II. 燕... III. 民歌 - 作品集 - 山西省

IV. I277. 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0593 号

西 口 情 歌

编 著: 燕治国

责任编辑: 李永明 落馥香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 - 4956036 (综合办)

E - mail: fxzx@sxskcb. com

web@sxskcb. com

gujshb@sxskcb. com

网 址: www. sxskcb. 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 75

印 数: 1—5 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598 - 842 - 9

定 价: 30. 00 元

作者与胡松华(右)、殷秀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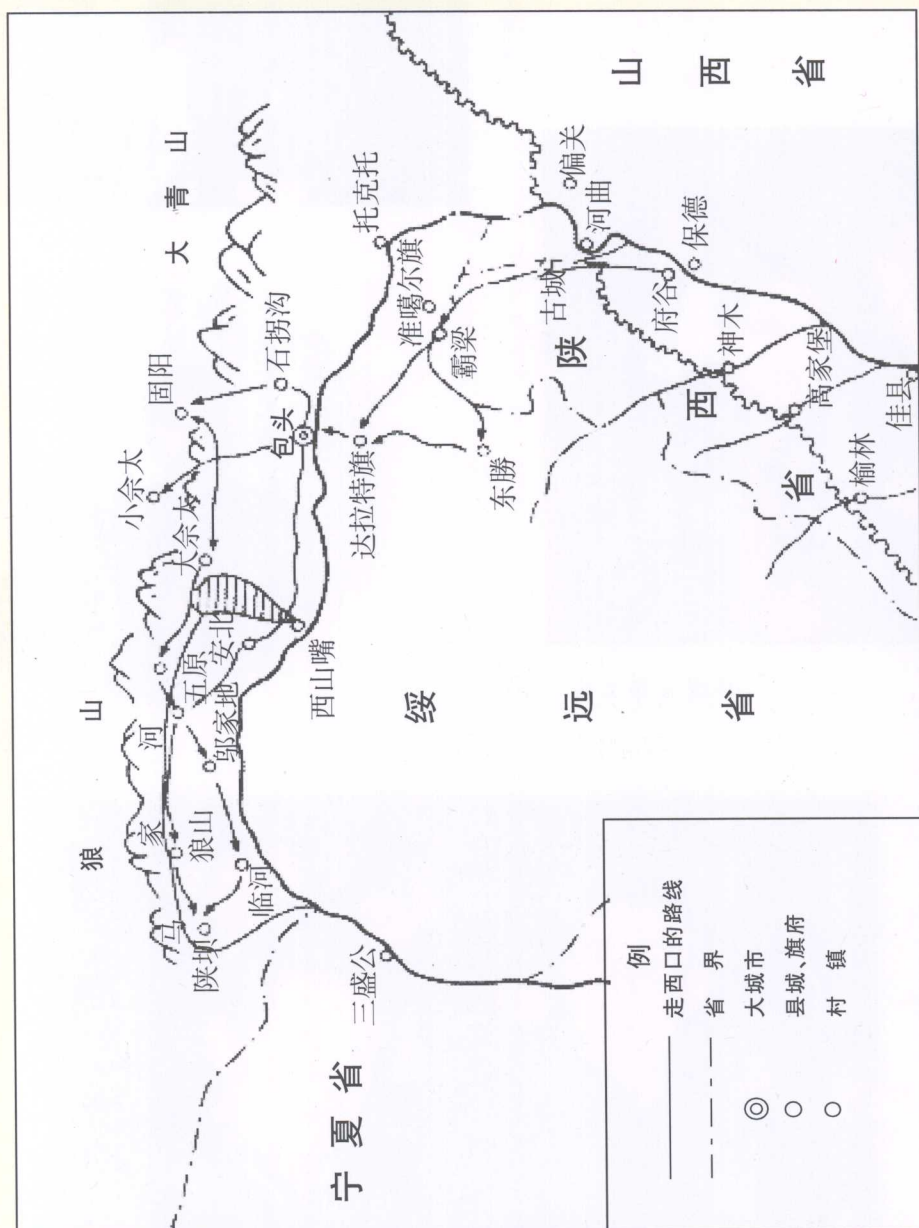
作者与郭兰英



作者与陈爱莲



作者与德德玛



走西口路线图



走西口

——代前言

燕治国

001

出太原府，往晋西北走去。穿过千道深沟，翻过百座大山，有小县零零碎碎地贴在黄河边子上。河水自内蒙古地界流过来，一路上无遮无拦模样真是潇洒极了。偏是在进入这个不起眼的小县时，被一处叫做龙口的石罅死死卡住。犹如千万只饥饿的老虎，突然间被赶进一条狭小的山沟里，任它有吃人的本事，也施展不开了。

河水仰天长啸，用它硕大的头颅愤怒地撞击着两岸的悬崖峭壁。石罅里翻卷起如柱的波浪，涛声雷鸣般响彻两岸山地。只是山崖像铁一样坚硬，满河流水撞上去，只落下来一层层细碎的水珠儿。

从龙口出来，河面顿时宽阔了许多。黄河水夹带着两岸的泥沙，一时间显得益发黏稠滞涩。河中心有太子、娘娘二滩，水涨五尺，滩涨一丈，据说自

西口情歌

古以来就不曾被河水淹过。滩把河水分开来，一股在东，一股在西，狂躁的河水便慢慢平静了。一如即将出嫁的女儿家，呢呢喃喃地依偎在娘的怀里，由着人家给她梳妆打扮。

白日河面上有舟楫往来，扳船汉的号子一声高过一声。夜里一溜木船泊在岸边，尾棹碰在别的船上了，“哐”的一声；细浪把它推开去，便悄悄地没入水中。河那面是山。夜色把群山的影子投进河里，满河一片墨黑。河这边也是山。山腰上躺着绵延不断的古边墙。隔一二里，兀然一墩黑黝黝的烽火台。再隔一二里，兀然又是一墩黑黝黝的烽火台。

沿河几十个村镇，或者叫某某口某某营，或者叫某某城某某堡。营堡里城墩林立，城楼森严，分明是先人们打仗的地方。其余的村子，远离河畔，兔子一般藏在深山老沟里。老百姓出门来，迎面是一道山坡。上了山往下走，脚下又是一道山坡。一县的土地都挂在山坡上。老天若是下雨，一亩地能收三斗五斗；若是天旱呢，受苦人瞪一眼冒烟的沙子地，只好另寻生路去。

有民谣唱这小县的风光，道是：

河曲保德州，

十年九不收。

男人饿断腰，

女人泪长流……

河曲，便是这小县的名字了。

小县有很古老的历史，可惜没有仔细记载下来。县境里到处是秦砖汉瓦，还有远古的石器和洞穴。历朝历代，无数兵士被发配到这里，和河对岸的犬戎、北狄、晕粥、林胡、楼烦、乌桓、拓跋、鲜卑、柔然、薛延陀、契丹、党项、阴山鞑靼诸部以及后来日渐强大的匈奴部落进行过殊死的搏斗。边墙上面铺满箭簇，边墙里头的尸骨埋完一堆又一堆。从江南和中原征来的兵丁，面对滔滔大河和莽莽荒山，面对累累白骨和无休无止的战争，欲哭无泪，入地无门。他们大声呼号，喝退成群的狼虫虎豹。他们痛苦地吟唱，怀念远方的亲人



和死去的战友。他们喝得烂醉如泥，等待着死神的降临。从箭痕累累的边墙雉堞旁边，从被狼烟熏得漆黑的烽火台脚下，日日夜夜传来守边兵丁凄楚悲凉的歌哭。

这里是战争的最前沿。剽悍的外族兵马就居住在黄河对岸。一旦对方人马风一般卷过来，区区几千边卒怎么能够抵挡得住骁勇的骑兵队伍呢？

好在朝廷从来就没有期望他们活着回去。

朝廷的重兵设在远离河曲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一带。那里才是真正的战场。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们，不过是一群群送死鬼罢了。

人死了一批又一批，仗打了一年又一年。每一批边卒都诅咒这可恶的战争。每一批边卒都希望早日离开这鬼哭狼嚎的地方。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狼声骂道：日他娘的，哪一个挨刀的家伙设置下这样的灰地方！鬼魂都挤得转不过身子来了，难道还要爷爷们把命也交下吗！

这些无助而又无奈的将士们，留下来无数悲壮的诗篇。他们歌唱黄河黄土荒山丘陵。他们歌唱荒原暴风惊涛拍岸。他们经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熬煎，把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当做自己最亲密的伙伴。他们以诗明志，抒写自己捍守疆土的豪迈情怀。他们挥剑击节，愿与山河同在，随时准备为国家抛洒出一腔热血！

但是，朝廷的昏聩残忍和骇人听闻的奢侈糜烂激怒了他们。当他们用自己的身躯抵挡敌寇的进犯时，朝廷从未给过他们足够的兵器和粮饷。他们整日以野菜草根充饥，不是死在边墙雉堞旁边，便是让狼虫虎豹撕得稀烂。朝廷对此不闻不问。朝廷只给了他们一种选择：死亡。

而那些朝廷的狗官们，整日享用着无尽的美酒佳肴。酒足饭饱之后，便把自己舒舒服服地浸泡在三妻六妾的裤裆里。一旦边陲吃紧，他们或抱头逃窜，或下马投降，一个个都成了太监的家伙——没用的东西！

将士们终于揭竿而起。他们举着大刀长矛，决心要打到京城去。他们编出来豪壮的造反歌谣，要把贪官污吏剁成肉浆。他们一直杀到宁武关雁门关，不料壮志未酬身先死，一颗颗脑袋先让自家人砍去了。

战争终于结束了。

兵士们骂一声狗日的打仗，流着眼泪唱啊跳啊，把长矛撂进城壕，把大

刀扔进黄河。城堡里酒气熏天，满河漂浮着喜庆的灯碗儿。

就要回家了！就要离开这连狼都养不住的灰地方！一支大船放下去，不消十天半月就到了中原地带。即便走旱路，有半年工夫也就到家了。家乡青山绿水，家乡有吃有喝。家乡人亲土亲，家乡才是人呆的地方啊！

兵器扔了。酒喝完了。皇上的圣旨下来了。朝廷命戍边将士永留边陲。闲时耕田种地，战时披甲上阵。为繁衍生息计，可就近与本地或陕北女子成婚，还可从山西洪洞一带迁移人口，以充边卒不足之数。若有抗旨逃匿者，一律就地正法，严惩不贷！

没有人能逃回内地去。且不说有朝廷的人马严密监视，光是三百架大山四千道深沟就把将士们的逃路斩断了。

004
几千边卒就这样留下来。征衣破碎，先是用粗麻绳连缀在一起。实在穿不成了，便仿照蒙古人的模样，用一张羊皮遮住身子。吃粮无着，只好在山坡上耕作播种。多少年多少代，荒山上留下他们无数的脚印和血汗。多少年多少代，山沟里回响着他们面对窘困的叹息与呻吟。边关之地，寸草难生，即便流尽血汗，又能换来什么呢？倘若终年耗在山坡上，肠子就要饿断了。倘若总是怨恨命运的不公正，只能是垂泪等死了。守边将士的后代们，在绝望中思谋着他们的活路。

他们不能回内地去。尽管战事早已停止，禁令也无人提起，但几代人传下来，他们的口音变了，习俗也变了。不再吃板鸭腊肉大葱蘸酱，每日三顿都是粗硬的糜子米。再也见不上绫罗绸缎，男人女人穿的是粗布与羊皮。皮袄里虱子滚成团儿，一齐来吮吸这些可怜人们的鲜血。他们不知道老家是什么模样，对先人也没有一丝留恋。每一位老人临终前，都对他们的子孙说：娃娃呀，再不要相信朝廷的话，也不要到中原地界去。咱们是刮出来的野鬼，先人的地盘里，早就没有咱们的牌位子了……

边民们都藏在山缝子里。他们编山曲儿解闷，用顺口溜糟践朝廷。有一首嘲弄隋炀帝的莲花落儿，正是从他们居住的山沟里传出来的：

金殿玉帘挂银钩，
隋炀帝高坐在龙楼。



忽然一天圣旨传，
无道昏君要下扬州。
文官上殿将他劝，
武官上殿把他留。
昏王一听怒气冲，
谁要阻拦砍掉头！
现有水路他不走，
旱地上面走龙舟。
文武百官齐动手，
抓上黎民挖河沟。
河沟挑开八百里，
登上旱船下扬州。
干沟没水船不动，
铺上糜黍拌香油。
三千男女来拉纤，
不让穿衣穿兜兜。
闺女拉纤在前头，
脸迎后面退着走。
拉纤后生光溜溜，
面对闺女低倒头。
这昏王，坐船头，
止不住心里乐悠悠。
锣鼓一响为号令，
昏王就把宝剑抽。
一剑砍断拉船绳，
闺女后生栽跟头。
男女栽成一锅粥，
又是恨来又是羞。
恨只恨昏王无道民遭殃，



西口情歌

羞得是此事难出口。
这昏王，到扬州，
程咬金一见气冲牛。
一棒打死隋炀帝，
昏君转生成一头牛。
一岁两岁吃牛奶，
三岁四岁拉犁头。
龟孙拉犁紧着走，
拉不动就用鞭子抽。
老牛力尽刀尖死，
卖给屠家割它的头。
把肉堆在案板上，
半斤四两上秤钩。
剥下牛皮鞣大鼓，
把它挂在钟鼓楼。
昏王哭得苦凄凄，
没想到当了报更猴。
骨头削成簪子样，
卖给女人别油头。
剩下蹄骨没用处，
匠人就把骰子抠。
六棱骰儿滑溜溜，
落在赌博汉手里头。
这个喊三三不成，
那个喊六没有六。
三也成不了，
六它也不够。
一气扔到茅坑里，
多了一块臭骨头！



边民用各种各样的山野小调寄托他们的喜怒哀乐。漠漠荒野间，到处回响着他们苍凉的歌唱声。一嗓子唱起来，山也听见了，水也知道了。一嗓子唱出去，不管多难多苦，山民们就非要活下去不可！

后来这小县就有了无事不歌，无歌不行的乡俗。日出有歌，日落也有歌。放羊有歌，牧牛也有歌。男欢女爱有歌，交媾做爱也有歌。农夫有歌，船汉有歌，任何劳作都有歌。男人有男人的歌，女人有女人的歌。一县的老老少少，都装着一肚子的歌。

人们唱，狗就竖起耳朵来听。

听的时间长了，狗叫起来也是歌。

这些被定为河曲子民的穷汉们，在漆黑的夜晚秘密聚会。他们嘴里骂着粗话，说是一定要给朝廷点颜色看看。朝廷不是让死守在这里吗，那就让朝廷的人们守去好了，河曲人决定离开这里，到河那面闯荡一番去。

他们说，打仗结仇是朝廷的事，与咱百姓球的相干！

对岸左侧，是陕北的府谷、神木、榆林诸县。自从圣上敕令秦晋通婚以来，两岸两省人家处得极是亲热。或者结把子拜个弟兄，或者儿女联姻，有了万辈子掏不断的情分。譬如小县火山村的杨继业，便娶了府谷县的余赛花。婚后生下一大帮儿女，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亲家们隔着一条河，往来倒也十分方便。河这边有了事，站在河畔喊一声，河那边的亲家便划个小船儿过来了。河那边人家呢，羊肉炖进锅里了，烧酒烫在壶里了，也是一嗓子吼过来，这边的亲家“扑通”一声跳进河水里，三刨两刨就过去了。

河曲人不会到陕北谋生去。那地方太穷，和河这边是一样样的沙滩地，一样样的干山头。只是多了些黄草沙蓬，少了些鸡叫狗咬。白日有野兔黄羊饮水奔窜，到夜晚黑老鸦“哇哇”地叫得人好生泼烦。偶尔见山脊窝里一星灯火，有三弦声悠悠地飘过来。女人们吼喊着自个儿瞎编的信天游。调门儿很高，唱词儿很野。她们竟敢朝着河这边唱：

白格生生的大腿水格灵灵的x，

这么好的东西还留不住个你……

每到那种时候，河这边的女人便赶紧把热身子塞给自家男人，顺手又把汉子的耳朵捂住了。

不，河曲人不到陕北去。他们瞅住的是对岸右侧蒙古人的地盘。两岸兵马打了几百年的仗，如今终于成了一国的臣民。两族和好，紧闭的城门早已打开。只要从河曲西城门出去，或乘船，或凫水，一袋烟的工夫就站在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上了。

河曲人要在那里寻找一种活法去。

辽阔的鄂尔多斯高原，那是成吉思汗子孙们的福地啊！那里山高树密，流水潺潺。那里有肥沃的土地，有丰美的水草。鄂尔多斯高原遍地是宝，踩下的脚印能长大，走一步踢死一只黄羊。那里的蒙古人逐水草而居，放牧着无数的牲畜。一顶顶帐房外立起来高高的凯木尔，敖包上祭奠着先祖的刀枪。牧民们挥动马鞭，歌唱着古老雄浑的蒙古长调：

008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成吉思汗的子孙们骁勇好战，向往自由。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心地善良，热情待人。他们向往中原地区的繁华与文明，但永远不会接受别人的摆布和调遣。他们这样歌唱自己心爱的战马和弓箭：

顺从着天意从仙阁降到人间，
成吉思汗圣主常将你佩在身边。
抵御外寇，你是逼鼠的家猫；



射击目标,你像飞驰的闪电——

这支百发百中的神箭哟,

请歆享一只整羊祭奠!

他们同时又虔诚地向神灵祈祷:

消除那天灾与人祸,

消除那口角与内讧。

消除那兵燹和战乱,

消除那动刀动枪的敌人。

愿我们的事业圆满成功,

生命常在福禄永存!

他们像骏马一般奔驰在广袤的草原上。住穹庐,食畜肉,衣皮革,喝奶酪,过着自由自在的游牧生活。可日月是那般艰难:没有足够的粮食和烧酒,没有华丽的衣服和装饰。整天与牛羊马驼为伴,到处是腐烂发臭的牲畜皮毛……他们希望守住自己的每一寸泥土,同时又希望和汉人有一种平等的来往和交易。十六世纪中叶,成吉思汗第十六世孙阿勒坦汗奏请明嘉靖皇帝允许蒙汉通贡互市,允许汉人到蒙地垦荒种田。当他的请求被断然拒绝之后,愤怒的阿勒坦汗率领蒙古骑兵,旋风般穿过草原和沙漠,一举包围了京畿重地……

河曲人就是在那时候跑到蒙古地界的。他们不愿意打仗。他们宁愿听从阿勒坦汗的召唤。他们称自己是口里人,过了河,就到了口外了。

最早跑到口外的,是河曲县的刘宝刘柱兄弟。他们擦着陕西府谷县的边儿,一直走到一个被蒙古人呼喊为包克图的地方。那里有流不断的清泉,泉边聚集着数不清的马鹿和羚羊。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和蒙古人打交道的。他们的名字能留下来,是因为兄弟俩穷而聪明。他们把背上的粗线褡裢一放,一人占了一块地盘,便宣布脚下的土地叫做刘宝窑子和刘柱窑子。搭两间茅草房,拴上一条狗。便下死力种地,便忙忙碌碌生育。几年之后,各

自的窑子粮食满仓，牛羊满圈。以后的包头村，正是由刘家两个窑子演化而成的。

口里人不断流到口外去，终于引起朝廷的警觉。清兵入关后，顺治皇帝下了一道圣旨。规定凡到蒙地垦荒者，必须春出秋回。在蒙期间，不得滋生事端，不得学说蒙语。不得在蒙地修房盖屋，不得娶蒙古女子为妻。再往后，厄鲁特蒙古的葛尔丹率部反叛，清政府干脆在蒙汉边界划出一道长两千里、宽五十里的黑界地，明令蒙汉人等皆不得入内。有违抗禁令者，或被乱箭穿身，或让大刀削了脑袋。

走口外的人流让朝廷卡断了。

五十多年以后，葛尔丹再次举旗造反。勇猛的蒙古骑兵穿过鄂尔多斯高原，直往大同张家口一带逼去。塞外告急，惊动了康熙皇帝。圣上龙颜大怒，亲率大军，第三次征讨这个不服管教的厄鲁特蒙古人。

出京城，过大同，康熙一行绕到河曲保德一带。本来是想领略一番塞外风光，想看看黄河的雄浑景象，没想到路途艰险，荒山连绵，皇帝只好下马步行。那时候黄风从库布其大沙漠刮过来，直吹得龙颜皴裂，龙体打战，龙袍如旗帜一般飘扬。望一眼边地破败的城墙烽火台，望一眼河曲保德沟壑纵横的黄沙地，康熙不禁长叹一声，愀然说道：“穷山恶水，一至于此，贫之极地矣！”

清兵一直打到宁夏，把叛军打得人仰马翻。骄横恣肆的葛尔丹服毒自尽，其女率众投降。康熙班师回朝，黄河两岸百姓三呼万岁。万岁爷挺立船头，脸上笑着，眉头皱着，脑子里正自谋算着往后的事情。

他已经给山西巡抚下了一道手谕，谕曰：

朕抚御区宇，念切民依，故不惮勤劳，亲历边境，惟孜孜以靖寇安民为急。兹简约扈从人员，从大同一路缘边地方，进指宁夏，因遍察阡陌生聚及土壤肥瘠，收获丰歉之状。边民生计维艰，朕心深用怜悯。虽一切供御之物，纤毫不以累民。而乘舆临幸，宜特敷庥泽，以示恩恤。除大同额赋已有谕旨豁免外，其经过保德州所属地方并各卫所皆贫瘠之地，康熙三十六年应征地丁银米，通予蠲免。尔即



行令该管官吏,张示遍谕,务俾穷乡僻壤均沾实惠,以称朕抚育黎民至意。

如此手谕,不过一纸空文罢了。像河曲保德这样的穷地方,哪一年能缴得起朝廷的额赋呢?看一眼贫瘠的山地,看一眼边民的吃穿,就是再凶狠的赋吏,也难以找到下手的地方。

康熙想,蒙古有这么大的地盘,为什么要禁止汉人进来垦荒种地呢?满蒙一家,那是先祖就定了的。可蒙民总是不服调配,领头的无非是那些王公贵族。把汉人像水一样渗进蒙古地界去,让他们给蒙人种地,给蒙人缴租,然后把王爷们请进京城去,放开肚皮喝酒,撒开银钱找乐,三年五载下来,他们还会记得草原吗?他们还会扯旗谋反吗?

正在这时,伊克昭盟盟长松若布并各旗扎萨克面见皇上,抱怨朝廷对蒙民另眼相看,蒙古人缺粮缺钱缺兵丁,日子过得十分艰难。表示“愿与汉人伙同种地,以求两有裨益”。康熙冷冷地看着他们,说:“知道了。”

不久,清廷理藩院奉旨下书曰:

圣祖圣明,应鄂尔多斯贝勒之请,特许沿边贫民出口外种田。陕人晋人各行其路,各租其田,倘有争斗或蒙古欺压民人之处,即行停止。岁租以每百亩地粟一石、草四束、银一两计。汉民不得拖欠,蒙民不得加收。粮食入仓,钱草两讫。钦此。

于是在十七世纪末期,贫穷拥挤的秦晋百姓终于有了施展身手的好去处。成千上万受苦汉走出家门,肩挑背驮,义无反顾地踏上漫漫西口路。他们蓬头垢面,破衣烂衫,脑子可是一点儿也不糊涂。明知道不是进京赶考,明知道不是做官领兵,但这些赤手空拳的农家汉子们,脑子里都在谋划着自己的锦绣前程。

走西口一时就成了此地时尚。做工的、种地的、拉船的、赶脚的、耍小手艺的、打莲花落的……但凡是个男人,都想到口外碰碰运气。

留下来女人们,看守着破窑烂院。



偏远贫困的河曲县,走西口风行数百年。几百年蒙古地养活了无数河曲人,几百年河曲人传下来无数的山曲儿。走西口的男人想媳妇,把媳妇浑身上下唱遍了。口里的女人想汉子,沟里盘算,炕上思量,唱出来的曲儿能把人亲死疼死。能把铜头铁汉化了,能把人的真魂儿给断了。

男人们这么唱:

大青山上卧白云,
难活不过人想人。

大青山石头乌拉山的水,
亲亲的两口子谁也见不上个谁!

曲儿刚停住,说不定就有胆大的蒙古女子接上了:

三苗苗杨树两苗苗高,
你看乌兰妹子好不好?

穷汉们一时迷窍,不由就痴眉愣眼地回两声:

你是蒙来我是汉,
咱二人相好金不换!

蒙古女子狠狠地剜他一眼,叹声唱道:

为朋友不为你口里猴,
三春期来了九十月走……

而口里女人睡在破窑里,大睁着眼就梦见汉子回来了。她们锐声唱道: